

苏州交响乐团联袂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及春天少年合唱团献演

12月,去东艺听许忠的马勒第三交响曲

见习记者 王琛

作为一个试图把宇宙万物都写进音乐的交响“狂人”，马勒的作曲家身份在半个世纪内不断飙升，其交响乐演出规模庞大，以高难度、高硬件、高挑战的特性在世界范围内的上演，也往往成为令人瞩目的音乐盛事。

据统计，马勒的9部交响曲，已有7部先后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奏响。12月8日，马勒“最个人化、最丰富”的第三交响曲将在首演120周年之际，由享誉国际乐坛的指挥家许忠执棒苏州交响乐团，携女中音歌唱家朱慧玲，以及上海歌剧院合唱团、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少年合唱团在东艺上演。

“马勒三”
首次亮相东艺

这将是马勒第三交响曲首次亮相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的舞台。

马勒第三交响曲创作于1893年-1896年，第三交响曲是一部马拉松式作品，也是马勒交响曲作品中最长的一首，仅第一乐章就超过30分钟，整部作品六个乐章总长达100分钟。

传闻马勒的弟子，伟大的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有一次去探望正在隐居创作的马勒，被山间的美景吸引而驻足流连，“你不必看了，我把它们都写下来了。”马勒这样说。1902年，完整版的第三交响曲在德国克雷菲尔首演，由作曲家本人担任指挥，一经首演便引起轰动。

有人评价马勒第三交响曲为“哲学与艺术的交融”。整部作品以不同主体的视角描绘大自然，音乐之中富含哲学内涵，充满了对人生的思考，展现了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人生观，第三交响曲第四乐章中还能听到哲学家尼采1885年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马勒带来的深远影响。

许忠要让乐迷
体悟不同的心境

百余年来，马勒的作品成为众多指挥家、乐团争相演绎的热门，作品本身的庞大体量与复杂性也成为指挥家们检验自己的标杆和测试水准的试金石。作为享誉国际乐坛的中国指挥家和钢琴家，许忠与苏州交响乐团在过去多年里多次合作，一起留下了无数经典现场。苏州交响乐团成立于2016年，这支年轻的交响乐团自成立以来以朝气蓬勃、熠熠生辉的表演历程，多次与享誉国际的一线明星艺术家合作。许忠认为，一个年轻乐团所具有的那种青春气息，对生命力勃发的热切的表达，可以平衡马勒作品中厚重的一面，这反而是一种优势。

马勒第三交响曲是一部动用庞大交响乐团、女中音独唱、童声和女声合唱团的巨制。除了指挥和乐团的高水准演绎，在此次东艺的音乐会上，旅欧女中音歌唱家朱慧玲将担任独唱，朱慧玲毕业于德国汉堡国立音乐学院和德国斯图加特国立音乐学院，获得艺术歌曲硕士和歌剧演唱家（博士）文凭，是常年活跃在欧洲主流歌剧舞台的中国女中音，多次获得国际声乐比赛大奖。

此外，上海歌剧院合唱团、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少年合唱团

等百余人将携手合唱。上海歌剧院合唱团是国内一流的专业合唱团体，也是历史悠久的声乐表演团体；春天少年合唱团是“上海市学生艺术团重点团队”，现有团员均来自上海各中小学。从宏大的开篇，到赞美诗般温柔而充满力量的末乐章，被称为马勒所有交响曲中最扣人心弦、最具歌唱性的第三交响曲，在其首演120周年之际，将首次在东艺展现其绚烂瑰丽的音响色彩与令人着迷的艺术哲思。

合唱交响曲音乐会
屡次登台东艺

合唱交响曲音乐会因其磅礴的气势、恢弘的意境总是备受追捧，而组织一场这样的大型音乐会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庞大的交响乐团以及曲目所需的不同声部男女歌唱家外，还需要协调安排上百乃至上千人的合唱团。因此，这样大型的合唱交响乐音乐会往往“叫好叫座却稀有难遇”，毫不夸张地说，有时候甚至需要一点“天时地利人和”的运气。

1824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首演，获得巨大成功。这部史诗般的欢乐颂歌，第一次将独唱、重唱、合唱等声部与交响乐完美结合，大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开创了合唱交响曲创作之先河，并因此影响了许多后世作曲家。特别是与其相差90

岁，处于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末端的奥地利作曲家马勒，这位被誉为“继承贝多芬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的交响曲作家”，在其创作的9部交响曲中，有3部为合唱交响曲，分别是第二交响曲“复活”，第三交响曲以及第八交响曲“千人”。

幸运的是，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音乐厅，这样的合唱交响曲音乐会也曾多次上演。2016年，享誉全球的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首次全阵容登台东艺，在当今乐坛最受推崇的指挥家之一郑明勋的执棒下，为沪上观众演绎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2017年，享誉国际的维也纳交响乐团在东艺连续四晚演奏全套9部贝多芬交响曲；2020年，时年95岁高龄的国家一级指挥曹鹏再登东艺，携其女小提琴家夏小曹，执棒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迎接“破晓与欢乐”；同一年，正值马勒诞辰160周年，上海爱乐乐团在当年的音乐季开幕音乐会上选择了第二交响曲“复活”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今年9月1日，风靡世界的史诗级作品《布兰诗歌》由许忠执棒震撼亮相，百余人同台献演……响彻音乐厅的旋律犹在耳畔，置身其中的震撼难以忘怀。



许忠



朱慧玲



制图//潘文健

“我心中很感叹，很怕电影会被小荧屏取代，我希望电影永远永远地存在。”张艾嘉近日公开发表这番获奖感言时，状甚凄苦，像是要哭出来的样子，完全有别于以往舞台上的神采飞扬。

当然张艾嘉是有这个地位和气魄来讲这个话的。看她最近参与执导的院线电影《世间有她》，也夹杂着这类焦灼不安和心怀希望的复杂情绪。不过是其中一个短片，却花了整整八分钟来展现一对分居夫妻郑秀文和冯德伦如何吵架；疫情给家庭带来的影响，养儿育女的夫妻分工，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的身份拉锯，都是争执议题。不管怎样，银幕内外的那股憋屈之气，得



颁奖礼上的集体嘴瓢事件

长风新

以宣泄，醒来似乎就天下太平了。电影人可以给观众造出这样一出美梦，自己却还得面临惨淡的创作窘境。

张艾嘉发出震耳危言的情景，不像是拿了影后，更像是以评审会主席或是最佳导演的身份来发出疾呼。这样的错位，也让人想起这一个月来屡次发生的颁奖人“嘴瓢”事件。头一个是谢盈莹，她凭《四楼的天堂》拿下金钟奖视后，发表的获奖感言，却是致谢另一部入围剧集《俗女养成记2》的

编剧，意识到错误之后，一时情急还骂了脏话。还有朱一龙，在中国电影金鸡奖上领提名奖时，本应感谢“影协”（中国电影家协会），却说成感谢“视协”（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他近年在电影电视各有斩获，穿梭其中，难免口误。第三个“嘴瓢”的是邵艺辉，凭话题之作《爱情神话》获得金鸡奖最佳编剧，登台时误以为得了最佳导演，获奖感言说到一半，马上改口：编剧比导演更孤独，因为做导演有很多

人帮她。

仓促登台，狂喜之下，那些口误，只怕才是最直接的反应。口误，或许泄露了他们微妙的潜意识：烂熟于心的获奖感言，纷纷指向另一些他们更想得到的肯定，寄予厚望的，心心念念的，才会脱口而出。拍电影讲错了台词还可以重来，现场直播的口误却再难删改，记录在案，成为历史。不过对于一场盛典而言，这类紧张疏漏又无伤大雅，是猝不及防的小小惊喜，还不至

于叫人跌落神坛。围观者也会为当事人短路时的性情流露会心大笑，比如谢盈莹在台上越忙越乱，让观众觉得她真像是“俗女”陈嘉玲上身，掌声愈发热烈。

也可能是近期的电影圈太过无趣了，只能看电影人在舞台上表演嘴瓢真人秀，才能让人获得一点点满足。此时再回想张艾嘉的感叹，不免还是为这些电影人好一阵心酸。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